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松窗夢語 第七卷

○權勢紀

自古為國家患者無如權臣，蓋勢重危國，勢輕危身，危國者難制害大，危身者易翦害小，信然已。我國家自罷宰相，分任六部，復有都察院、大理寺、通政司臚列其間，命曰九卿。軍旅屬之世胄，設五軍都督府司其籍伍，而訓練檢閱，復以文臣總理機務。其紀綱之密，不啻犬牙相錯，誰敢恣行胸臆！間有陰竊人主喜怒，以威脅搢紳，搢紳亦重足屏息，惴惴恐懼。然英明之主一奮乾斷，則削籍詔獄，曾不少待，亦足為世訓戒矣。

武定侯郭勛自世皇登極以來，漸被恩寵。久之，遂擅威福，罔財賄，虐搢紳，收集無籍，殊多不法。上親遇有加，封翊國公，乘輜都下，皆出異數。後科道糾發其事，上獨斷無所假，下之獄，滅其黨惡數十人，遂命法司議助死。嗚呼！小人恃寵放恣，從古如斯，然未有不及其身者也。而奸邪不鑒，人主不察，貽害國家，往往有之。孰如世皇英武果決，去狐鼠而奠安城社者？賢於古昔遠矣。

御史胡守中者，素善逢迎，巧中上意。方上之幸承天也，守中巡按順天，奔走承順，無所不至。威劫百姓財力，以賄賂中官，密通誠懇，遂由御史不逾年驟擢少司馬兼副中丞，總內台事。時及北虜入寇山西，上命出督軍餉，守中益豪橫亢恣。虜退旋朝，盛陳兵馬，聲勢孔赫，所過斂跡。其子亦從行，橫索人財物。有諫議章發其奸，上怒，命逮錦衣獄，擬罪至死。余昔遇其人，外粗鄙而內險邪，小人之尤者也，而乘君子之器。是以播惡於眾，不久而敗，理之常耳。故君子貴立德，而恥幸進也。

咸寧侯侯鸞恃寵交恣，庚戌之變，擇為大將軍，握重權，朝廷賞賚不貲。然實無寸尺之功，縱其奴隸漁獵百姓，乞恩親厚，皆屬濫膺，且排抑搢紳，貪婪無忌。都御史曾銑發其奸賊，乃被逮。鸞遂託行賂，掩敗冒功，妄議恢復河套，搖動關中，人情大洶。亦逮銑詔獄，尋殺之。鸞釋不問。至是以誤服熱藥死，上下諭數其罪，收朋黨繫獄。一時權貴，轉盼淒涼，人臣可以鑒矣。

故錦衣陸炳，都督松之子也。松故興國衛士，傳其妻有阿母保護功。松歿，上命炳代父掌衛事，亦授都督，尋加師、保，寵幸無比。歲戊午，余往次鈔書，陸曹使者一二輩遠迎。余曰：「誤矣。吾與乃公生平無半面之識，何故來迎？」使者曰：「不誤。」往復主命，即掃除舍館以待矣。迨入京，陸即過訪，厚饋飲食。余曰：「僕素無交誼，足下遇之何厚也？」陸曰：「若非能知公，因公故人五台知之。」余曰：「五台於魏郡相與善，故謬稱許。足下何信之深也？」陸曰：「五台剛直，不輕許可，每論議時務，必稱引公以為法程。僕企慕久矣，不意今日得望見顏色，以慰生平也。」自後數數過訪，執禮甚恭。後余補官西蜀，道經承天，會陸有父喪，愧無以答其意，為文奠之。後陸歿，為時宰相傾，籍沒，其子亦逮繫。余柄銓朝審，始釋其子。蓋陸方寵貴，權傾中外，搢紳咸側目，余以折節禮下士夫，其恭謹有可嘉者。且當世廟時，每逮搢紳下錦衣鞫訊，或詔譴廷杖，彼皆緩刑以俟上怒之解，賴其保全者甚眾，不可謂無功於搢紳也。時亦以余言為公論云。

華亭柄國，新鄭為亞相。余自關中入為理卿，過訪新鄭。渠云：「昨華亭詢公，余以至明答之，若未滿其意。竊謂今之居官任職，多昏昏者耳，故明止一二分。明至四五分，稱明已。若公，可謂至明也。」蓋彼自負其明，故其言若是。後開除華亭，罷歸。復起柄國，乃欲恃權修怨於華亭。不知窺伺之江陵已陰擠而力排之，禍且不測矣。明亦難言哉！余秉銓日，走使新鄭。彼答書云：「方僕之在朝也，公時在野，曾無一字見貽今公在朝，僕已在野，乃不遠數千里下問。於前日之不相聞也，足以見公之高；於今日之下問也，足以見公之厚。」是不可謂不明。而乃陷危機不悟，何哉？蓋權勢所在，當局即迷，抑利令智昏，人自迷耶？余所睹記，如分宜、貴溪至相傾危以死不悟。後來者復蹈覆轍，何迷之甚也。

○忠廉紀

士人委身王家，期立功成名耳。然功不幸集，名不虛附，自非振拔英賢，孰能植耿介不阿之節，持清白無染之操，以厲世維風哉！吾杭如忠肅于公、端敏胡公，其節義操履，可謂兼之。使二公可作，雖為之執鞭，所忻慕焉。若余友數君子，其義氣慷慨，清修卓絕，雖不足當二公雁行，亦景芳躅之流亞也。靜思深愧前修，而於數君子尤有遐思焉。因錄行事一二，置之几上，時一比證云。

忠肅于公勛業在朝廷，世人共仰；而廉清方正，一錢不私，世所罕知。景廟時力遜賜第，止宿直房。與夫人董氏居，共甘淡泊，旁無姬妾，食不重味，衣不重裘。鄉廬數椽，僅蔽風雨，薄田數畝，才供饘粥。後英廟復辟，石亨、徐有貞謀殺公，時年六十。籍其家，無長物，惟上賜盃甲袍帶。英廟悔悟曰：「于謙囊橐蕭然，乃言賊穢山積。賢否相去，奚啻天壤！」亨從旁聽之，低首大慚。俄有邊警，廷議紛紜。恭順侯吳瑾曰：「謙不死，虜豈至此耶？」夫公之精忠，廟謚肅愍，誠為未當。余向為巡撫傅公孟春言之，乃具疏請改忠愍。廷議謂：「死天下之事易，成天下之事難。于謙之諡，第當表其所以成，不必悼其所以死也。」乃更諡忠肅。

胡端敏公世居仁之和之橫塘，後徙艮山門內。官轍所至，以廉敏稱。後遷江右，知宸濠反謀，念曰：「此禍本也。」乃具疏陳其不軌狀，累千餘言。終則曰：「禮樂政令，漸不出自朝廷，而地方深有可慮者。」疏奏，寧藩黨羽構以離間親王，逮繫考訊：「何言『禮樂政令不出朝廷』？」公答曰：「上還有一『漸』字。」尋得言者奏辯，謫戍遼左。後宸濠反，始釋還鄉。後以忠直受知世宗，累擢大司馬，致政歸。與先大夫友善，時通往來，因得侍公儀範。骨格奇古，不類尋常，居常澹泊寧靜，清素不滂，與人平易直諒，不設城府。嘉靖庚寅九月，端坐而逝。余時為諸生，往弔，題其旌，因得交嗣君純。蓋習聞其危言正論，遠慮深憂，天性然也。迨今後裔衰微，嘗為區畫，僅能復其故廬，而余業蕩然矣。近得覽公《家訓》，曾手錄數條，以為子孫法。余思爵秩埒於公，而年已過之，聖眷存問，亦際公之遇矣。若云竊比於公，則吾豈敢。

同年友周天佐上皇帝書，分君子小人，因論救御史楊爵。蓋爵嘗言時事，條列失人心、致危亂五事。上怒，下之獄。周力言其直，遂下鎮撫捶殺之。議者謂周為戶部郎，幾於出位。嗚呼！言責在台諫，今之台諫，誰能冒必死之罪，為國家出讜言者！將謂聖朝無直言之臣，可乎？則周之一死，所繫匪輕矣。周年少登科，素慷慨有大志，歿之年，甫三十，閩之晉江人。周既歿，其妻亦自縊死。旅櫬道出武林，余往哭之。後值宴霄宮災，宮人內使死者數十。時聞空中語云：「曷不釋楊爵輩囚！」因下令出鎮撫獄三人；楊爵及周給舍怡、劉員外魁，皆以直諫被逮，數年始釋。三臣賴以保全，而周竟泯滅無聞矣。惜哉！

侍御郭公名敬，山西山陰人也。余入蜀時，郭方按蜀。秉性貞介，而用情尤仁厚。其持身循禮，絕無驕亢容。與人正色昌言，無一妄語。至酬酢往來，即拜揖求相稱。凡所饋遺，即食飲不輕受。蜀府歲時慶賀宴會，必設金銀器具數十金貽之。郭皆封識成都郡中。將去任，乃檄郡守檢節年所貽，開具一刺，往投蜀府，以充謝儀。一無所受。故事，三司以下有公私贖，如川箠、蜀錦與道途之費，不下數百金。時左轄持箠、錦前獻，郭驚走退避，眾乃卻，一無所取。後去蜀歸家，一疾不祿。蜀胥送歸者還，道其貧不能殮。余聞，白撫、按暨諸僚友，賚賻往治其喪。余以士夫交際，臨財毋苟得，稱廉潔矣，未有一介不取，若將浼焉。如郭者，真「萬古雲霄一羽毛」矣。

游公震得，徽之婺源人。少家貧，樵採山中，年幾三十，始奮志經史。以戊戌成進士，揚歷中外，以清介特聞。余參藩閩中，游為右轄，一見藿若平生，出肺腑，忘形骸。然剛毅峭直，不諧俗侶。居常負氣節，高自許可。嘗曰：「士人馳驅王事，當如家事，利害死生以之可也。若榮身肥家，余恥不為。」嘗面折人過。時左轄（卞稟）懦不任事，晝寢室中，游往叱之曰：「當此盜賊

縱橫，地方荊棘之日，豈汝高枕肆志之秋耶！」左轄顰蹙曰：「何事相迫乃爾！」游側目視之，一哂而去。嘗謁劉撫台，以出剿無功，輒曰：「何為不勝？」劉曰：「以兵多賊少而遁。」後再出無功，輒又曰：「何復不勝？」劉曰：「以賊多兵少而敗。」游曰：「如公言，安得兵賊相當，始稱勝哉？」劉曰：「休矣，俟公他日圖之耳。」後游果代劉撫閩以空刺投時宰，時宰責其饋遺不至，銜之。公曰：「吾生平無私饋，豈以今日重失一撫臣哉！」竟以罷閒去。

同年友張永明，浙之烏程人，始仕為蕪湖令。蕪湖固稱富饒，商賈雲集，奸人所容。張以廉明不擾稱，擢為御史。復以直節聞，超遷副都御史，巡撫河南。時伊王暴橫，凌虐小民，擅擴苑囿，侵佔官地，郡邑不能禁。公為疏聞，上命給事中勘驗得實，遂如公議，廢伊王為庶人，遣發高牆禁錮。尋晉大司寇，改左都御史，掌院事。一時風猷振肅，台中咸嚴憚之。後以年老致政歸。嘗謂余曰：「古稱是非毀譽，賢必先覺，然賢聖猶蹈可疑之跡。跡涉可疑，人乃訾議。如瑩然美玉，青蠅自不能玷。」殆所謂皦然泥而不滓者耶？至於彈劾不避權貴，其忠誠激烈，可與日月爭光。余奔走四方，與公間闊者久之。後會京師，公已耄矣。乍見若不相識，既近目攝，知為故人，乃驚訝曰：「年兄張公，奈何作不相知態，雍容揖遜為耶？」乃撫掌大笑，極藟謔浪如故。

山東靳公學顏，亦余同榜士也。弱冠首賢書，人仕後頗善詩文，然質實無華。嘗曰：「余文詞雖不工，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。」生平以廉潔著稱。向與余同轄關中，司錢穀。吏進羨金，輒揮置不顧。丰儀英爽倍常，而衣冠整肅。每對賓客，議論風生，間出談諧，輒令人解頤。士大夫無知與不知，皆願交樂親。馭下莊嚴，但多呵斥，少譴責，吏卒無敢欺。時公不攜家，惟三四童僕相隨，公以慈畜之。有不當意，令他僕與毆，至泣訴於前。曰：「彼此亦足當矣。」一笑遣之。一日，向余曰：「家君為犬子輩增鐵繩數條已。」余方驚訝。曰：「近復更置莊田數頃，他日負稅必以鐵繩繫之，是以憂也。」其達觀類如此。後以王親聽勸，余為移文本省勘開。尋復內召，官至少宰，致政歸。

古人清恐人知，恥近名也。余思先達高風峻節，如靜庵胡公、江樓錢公、省庵沈公，皆以清白鳴。因知清白信居官之要，余嘗榜於廬陽庭。至於靜庵，尤以節義鳴，亦遭會逢適耳。余時以江陵不奔喪，鄒進士元標上疏，有曰：「所幸者大臣挺然中立，未有留疏，然而遷徙又不常矣。」蓋指余言。余無樂乎有是名也，惟以生平守三尺，畏四知，乃兢兢自盟者。因憶龍江監稅滿日，有羨金數百，欲歸公帑。正郎周志偉曰：「汝善自鳴，如前後人何？」因送節慎庫，不聞於堂。守廬陽，亦積有三百金，將攜為入覲費，後值憂歸，並所置禮物，盡與郡丞。右轄關中，積羨千餘，行之日盡付代者，亦不白撫、按。周君教言，終身佩服不忘。後周守台郡，不私一錢，生平清介，近世罕儷。獨恥自暴白，知之者少，然周豈計人知哉！」

○時序紀

太白云：「天地者萬物之逆旅，光陰者百代之過客。」余嘗默思往昔，時序薦更，不知凡幾，不覺既老且耄矣。東坡謂：「良辰美景，時時有之，但吾人無此閒戲耳。」數百載之下誦其言，猶令人慨慕，冀一當其風采。豈其胸次悠然，直與造物者游，忘日月之往來；抑隨時自適，觸目爽心，有對時育物之懷？即余向奔走塵俗，不知年之我邁，今歸田靜處，一遇歲時，欣欣樂而忘倦。因思坡老之興，紀時序之可樂者。

歲首朝賀，始於漢高祖。長樂宮成，制群臣賀儀，後遂率以為常。我朝亦重元旦之儀，余惟長至、聖旦，百官上表稱賀。今海內士庶，咸重歲首，而慶拜往還，舉酒相祝，惟吾杭最盛。諺曰：「老子回頭，不覺重添一歲；孩童拍手，喜得又遇新年。」見老幼之咸樂也。元日誦之，愉然一快。

古者立春迎青帝於東郊，今塑芒神為太歲，塑土牛以起事。蓋以前月建丑為牛，故出土牛以送寒氣，且升陽也。杭人增設迎春之儀，集優俳諸人，飾以冠帶，被服乘馬，效古人雲台諸將、瀛州學士之類，多至數十隊。又令倡妓絢裝環佩，童子衣被錦綺，令坐檀閣中。又製彩亭數十，羅列市肆諸物，備極繁華。遠近之人，至期塞途充路，肩摩鱗集，群聚而觀。視天氣晴和，春儀繁盛，呼為富春，亦祈禳之意也。至秋，霜降祀五穀之神，先期亦羅列將卒，盛陳兵器，如行師隊伍，旗幟劍戟，精光蔽天，而金鼓鑼角，喧填盈耳。杭人亦聚觀之，以為盛事。

唐武德中，終南進士鍾馗落第，觸階而死，賜綠袍以葬。感恩，誓除虛耗鬼。後明皇見夢，召吳道子如夢圖其形。遂相傳祀之，辟除不祥。今杭俗元旦多懸其像，皆戴文進筆，緣進本杭人也。窮極狀態，不可方物，皆屬神品。亦有畫雞懸掛者，以東方朔《占書》一日雞、二日犬、三豬、四羊、五牛、六馬、七人、八谷。其日晴主物育，陰則災也。

元宵賞燈，始於漢祠太乙。今上元觀燈，是其遺風。唐敕金吾弛禁三夜，宋增為五夜，至今因之。惟聞宮禁龍山高十餘層，飾以金碧，燈如星布，極其侈靡，而皇親貴戚亦視效之。若民俗，最盛於杭，以皮絹紗紙之燈，皆產於此。而南北貴重如閩中珠燈、白下角燈、滇南料絲燈，皆萃焉。民間跨街構木為坊，飾以彩繪。至暮，燈火相望，金鼓相聞，一時男女塞途，競相追逐，他省所無。

古無墓祭之禮。漢明帝率公卿朝原陵，自後歷代因之。我朝間亦謁陵，而南京孝陵則百官蒞任者必往躬謁，永永為例。

杭俗春秋展墓，以兩山逼近城中，且有西胡之勝，故清明、霜降二候，必拜奠墓下。此亦《禮》云「雨露既濡，履之愴惕，霜露既降，履之悽愴」遺意也。然暮春桃柳芳菲，蘇隄六橋之間，一望如錦，深秋芙蓉夾岸，湖光掩映，秀麗爭妍。且二時和煦清肅，獨可人意。闔城士女，盡出西郊，逐隊尋芳，縱橫蕩槳，歌聲滿道，簫鼓聲聞。遊人笑傲於春風秋月中，樂而忘返，四顧青山，徘徊煙水，真如移入畫圖，信極樂世界也。

《續齊諧》曰：「屈原以五日投汨羅，楚人哀之，以五綵繫菰葉裹黏米謂之角黍，投江以祀。當時以舟楫拯之，今競渡是其遺蹟。」角黍之風，處處有之。競渡惟留都為盛，閩中次之。一舟可容十人，大者可二十人，鼓枻而前，頃刻數里，往來如飛，以先後為勝負。近年西湖亦效為之，然行不能疾。以彼皆長江大溪，故能縱橫競渡乃爾。然西湖夏月，荷葉亭亭水上，如翠蓋紅妝，豔麗無比，香芬襲人。即盛夏之候，泛舟湖畔，停泊垂陰，清風徐來，頓忘炎燠。余嘗經齊、秦之境，亦多芙蕖，安得畫舫搖曳，遊人欣賞也。

七夕織女渡河，詣牽牛所，其說肇於漢武帝。中秋玩月，肇於唐明皇。九日登高，肇於漢桓景。今世俗七夕婦女陳瓜果於几筵，望月穿針以為乞巧，不知何昉。中秋供月以餅，取團圓之象，遂呼月餅。九日食栗糕，取登高之意。古人佩茱萸，飲菊花酒，皆時物也。白樂天詩云：「移坐就菊叢，糕酒前羅列。」自昔然矣。七月望祀，釋家謂之盂蘭齋，俗云鬼節，謂地獄放假五日，則矯飾甚矣。時民間翦紙為花，燃硝磺為燈，以木板泛於湖上，多至數百，夜望如星，亦足娛目。中秋泛湖，招邀良朋勝友，舉觴把玩，甚暢幽懷。夜涼人靜，月色湖光，上下澄澈如洗。當此之時，擊楫浩歌，心神飛越，曾不知天之高、地之下，悠然樂而忘人世矣。即有蓬、壺三島，何以過之？

重九登城南吳山，則前望大江，後眺西湖，此身已在九天之上。下視城坪，民居如曲房窈窕，樓觀錯雜，不可窮覽。陟紫陽之巔，則怪石奇窟，深奧巉岩，可喜可愕。東望越山，若俯而伏、卑而下也。稍北則龜、赭二山之中，滄海渺茫，杳不知所之矣。

古人祀門、戶、中霽、井、灶，為五祀，見於《儀禮》，而夏日祀灶。世傳臘月二十四日朝天，白一歲事，故夜祀之。杭人歲凡兩祀。歲盡之日為除夕，士庶家向暮皆焚松盤，火光接天，流星閃爍，爆竹之聲，鳴雷聒耳，金鼓相接。已而上祀祖先。既而家人父子，群聚歡飲，祝頌而散，謂之分歲。圍爐團坐，達旦不寢，謂之守歲。此皆故宋之遺風，亦歲終之一樂也。

○風俗紀

語云：「相沿為風，相染成俗。」古天子巡狩則觀風問俗，所繫良重矣。第習俗相沿久遠，愚民漸染既深，自非豪傑之士，卓然自信，安能變而更之？今兩都，若神京侈靡極矣，金陵值太祖始，猶有儉樸之遺。至於諸省會，余所歷覽，率質陋無華，甚至織膏質，即藜藿不充，何暇致飾以炫耳目？吾杭終有宋餘風，迨今侈靡日甚。余感悼脈脈，思欲挽之，其道無由，因記聞以訓後人。

秦少游云：「杭俗工巧，羞質樸而尚靡麗，人頗事佛。」今去少游世數百年，而服食器用月異而歲不同已。毋論富豪貴介，紈綺相望，即貧乏者，強飾華麗，揚揚矜詡，為富貴容。若事佛之謹，則齋供僧徒，裝塑神像，雖貧者不吝捐金，而富室祈禱懺悔，誦經說法，即千百金可以立致，不之計也。余家有介然祖訓戒「無作佛事」，自祖父以來，世能守之。

東坡謂：「其民老死不識兵革，四時嬉游，歌舞之聲，至今不衰。」夫古稱吳歌，所從來久遠。至今游惰之人，樂為優俳。二三十年間，富貴家出金帛，製服飾器具，列笙歌鼓吹，招至十餘人為隊，搬演傳奇；好事者競為淫麗之詞，轉相唱和；一郡城之內，衣食於此者，不知幾千人矣。人情以放蕩為快，世風以侈靡相高，雖逾制犯禁，不知忌也。余遵祖訓，不敢違。

《縣誌·紀聞》云：「杭雖華美富麗之區，獨士人咸以清慎相飭厲。其或逾溢不檢，庸孺亦得嗤之。」世遠者吾不知已，余所聞先達高風如沈亞卿省齋、錢都憲江樓，皆身歿未幾，故廬已屬他姓。至如近者一二巨姓，雖位臻崇秩，後人踵事奢華，增構室宇園亭，窮極壯麗；今其第宅，皆新主矣。此余所目睹，安有如江樓、省齋者。

國朝士女服飾，皆有定制。洪武時律令嚴明，人遵畫一之法。代變風移，人皆志於尊崇富侈，不復知有明禁，群相蹈之。如翡翠珠冠、龍鳳服飾，惟皇后、王妃始得為服；命婦禮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，五品以下用抹金銀事件；衣大袖衫，五品以上用綵綾羅，六品以下用綾羅緞絹；皆有限制。今男子服錦綺，女子飾金珠，是皆僭擬無涯，逾國家之禁者也。

子輿氏曰：「丈夫之冠也，父命之。」此禮重成人之始，世俗廢置不行久矣。余於子孫將冠，必先告於家廟，稍放三加冠禮，既令其長跪受訓，始令謁於家廟，次令拜尊長，不邀大賓，亦仿古禮之遺意也。至於男女婚姻，議者爭言富族豪家，余謹謝之。惟擇里中樸茂故族，諗知型家有素者，始議納禮。

禮儀不敢同俗務極奢華，但遵先世儉約家規，成六禮之儀而已。若夫誇多斗靡，毋論費財，用亦難繼，非可久之道也。

上古喪期無數，三王乃制喪服，以三年為限。則衰經之起，自三代始也。《祭義》曰：「君子有終身之喪，忌日之謂也。」又曰：「文王忌日必哀。」則忌日自文王始也。古不合葬。」季武子曰：「周公蓋祔？」注云：「祔謂合葬。」則合葬自周公始也。墓志不出《禮經》，意以陵谷變遷，欲使後人有所聞知，但記姓名、爵秩、祖父、姻婭而已。若有德業，則為銘。今之作者紛紛，吾不知之矣。

余所見富室王舉父喪，喪儀繁盛，至倩優侏絢裝前導，識者歎之。後與胡端敏嗣君純交，悉其行事謹身節用，敦篤姻族，訓戒家人，修治墳墓，皆若父訓，迨學父喪，一遵《家禮》。所列惟方相、香亭、神亭、旌亭、包笥、銀瓶、把花、雪柳而已。鼓樂陳而不作，盡削杭城繁縟之習。可謂善繼志矣。

家廟之禮，惟祀高、曾、祖、考四世，自朱晦庵《家禮》與國朝之禮皆然，但享堂宜潔。余家居本隘，乘銓歸，稍增擴數椽，置享堂於堂左。歲時伏臘忌日，必衣冠而祭。後庚寅歲，卜地於地之西隅，創建宗祠，中祀高祖介然公以下神位。每祀必遍召宗人，集祠下，祀畢享胙於前堂。仍為約曰：「凡我同宗，月輪一人司香。元旦必集，春秋祀必集，毋以事免。」復置田數畝，以供粢盛。欲令後世為可繼云。

○自省紀

夫君子信是非，不信毀譽，以是難為非，非難為是也。然世有見人是而不察其非，見人非而不諒其是，則是可為非，非可為是。此無他，公之則是非，私之則毀譽，何可常哉！余宦游三十餘載，兢兢以名節自勵，而萋菲之口，每攻其所恃。嗟嗟！士憎茲多口，安能免於求全之毀耶？顧毀譽二者，先聖尤加意於譽，故曰：「必有所試。」誠恐蒙不虞之譽，貽過情之恥也，則生平宜自省矣。為錄薦語於左云。

余筮仕為司空、司寇郎，無可表見。歷三載考績，少司寇葉公署語云：「賦性溫雅，操履謹飭。昔任工虞，政舉茲任，剖斷心公。」銓部考功郎鄭公署云：「秀雅有文，操履無玷。」奉旨復職。

出廬陽為太守，巡按賈公薦云：「氣質溫良，志行卓越。清白範胥吏，貪墨者不肅而懲；虛心昭聽斷，健訟者輸心而服。因時設禁，則米價平而民食用裕；以禮施教，則學校整而士志聿興。古之循良，今之賢守。」總督漕運喻公考云：「清峻之行，宏遠之才，積弊盡除，群生咸賴。」巡按劉公薦云：「養興教舉，役簡刑清。心無日而不勞於民，事無微而不當於理。居身有道，僚屬為之興行；馭下不欺，軍民為之革心。有救荒之實，而無損於上；有撙節之政，而尤儉其身。王道幾見於郡內，文行當求之古人。」操江巡撫及公考云：「器度詳雅，操持清約。救荒有法，而合境蒙休；蒞政有為，而四民咸服。」再補衛郡，巡撫商公薦云：「性行不凡，操持有素。蒞政未久，恒加志於窮民；數政有條，先責成於屬吏。」巡按盛公考云：「才識貞穎，操履謹嚴。理盤錯而案牘曾無宿留，賑災傷而溝壑多為全活。前後治郡，終始不渝。」巡撫艾公薦云：「卓犖之才，可與達權濟變；雅飭之度，務在約己裕民。官資幾十年不遷，幾微不見顏色；治行於六郡為最，聲聞藉有口碑。尤於溝壑之人加意，而冰檠之節不渝。真為民父母，不愧古循良者也。」巡按楊公薦云：「文學優長，吏才充裕。熟世故而弛張中理，休民情而寬猛得宜。屬地遇災傷，多方惠賑；邊關報徵派，百計調停。裁省備悉其憂勤，訐謨每昭其經濟。聽斷不滯纖細，操持不染分毫。誠為芳潔之流，允作英良之器。」

擢潼關兵備副使，巡鹽宋公薦云：「器度醇雅，制作端方。處事有倫有要，執法不激不徐。行重鄉邦，久負珪璋之譽；才隆關輔，克稱鎖鑰之司。」巡按吉公薦云：「器宇凝整衝曠，才華精緻特達。即法紀之飭而令行禁止，風力落豪強之膽；徵政事之修而盜息民安，河山儼清肅之化。革泛濫之關文，驛地蘇困；查淹延之囚繫，獄犴釋冤。法令精而學問更博，操持慎而稽察且嚴。保障功優，廉明譽洽。」巡茶孫公薦云：「明達之才，醇雅之質。整飭嚴而關隘之武備煥爾一新，聽斷公而軍官之情偽昭然莫遁。廉潔之風久著，謙虛之德性成。」巡撫謝公薦云：「學本淵源，守極貞肅。關機不爽，商旅之傳頌燁然；憲度克裁，訟獄之清平僉若。且河洛適值夫艱虞，而疆圉益嚴夫保障。」

去陝之粵，由粵歸故里，復起之蜀，且蒞任不及期年，尋擢閩中參藩。巡按李公薦云：「溫恭有度，易直不阿。見理洞晰幾微，處事不爽毫髮。署印頓革積習之弊，管糧尤著清白之風。為守俱優，謀猷素著。」巡撫劉公薦云：「平易存心，寬平任事。評品當而愛憎不形，聽斷公而喜怒不與。守身有道，處上下不援不陵；遇事多思，馭吏民有威有愛。」

入晉為憲使，不兩月復有秦中之命。尋以右轄轉左巡茶。楊公薦云：「明達之資，而出之以慎；耿介之性，而濟之以寬。往副憲司，風猷懋著於關陝；今視藩篆，操持無替於厥終。才猷迥出常流，事業自宜遠到。」三邊總督喻公薦云：「事多英蘊，揚歷久而已熟；志超凡局，會稽精而不擾。榮路標表，穹秩聲望。」巡按彭公薦云：「行履清修，才猷敏達。出納禁相沿之舊例，而遠近德其公平；稽查懲積習之遺奸，而上下服其明斷。」巡撫陳公薦云：「苦節清操，一塵真無所染；真見確守，四民翕然歸心。勞深而志不憚於興除，任久而勤不辭乎難易。宏鉅之才，公輔之器。」

自開府關中，入為廷尉、少司寇，尋以少司馬出督漕運，鎮兩粵，皆外無薦揚，惟呈功計效於塚宰。督粵年餘，回籍聽用，是以解綬掛冠，得優遊泉石。不意歸方二載，召撫關中。遂晉秩御史大夫，掌留台事，尋改大司空，皆出望外。何意聖眷優渥，恩寵沓加，復令人掌銓部，司進退百官之權耶？秉銓逾年，以二品考滿，加春宮少保，益念逾分。然心切報主，乃遷延五載，始得致政而歸。自謂與漁樵終老，不復知有人世事，亦可以衰朽棄置矣，而臨蒞斯土者，猶以衰朽達於天聽，此何以稱焉。

乙酉歲余年七十三矣。督撫張公薦云：「精神健而德望崇隆，行止端而鄉評推服。進退有大臣風節，清貞為士類典型。」巡撫蕭公薦云：「德望允孚於家邦，勛勞素著於南北。有應變之才，而聲色不大；有大守正之節，而圭角不形。」巡按傅公復命，薦云：「正色立朝，聽履邁山公之啟事；抗疏去國，投簪仿謝傅之閒居。井里型模，邦家耆碩。」時台長吳公請優六卿致仕年七十以上者，余復叨歲夫月米之賜。巡按蔡公復命，薦云：「清介絕人，坦夷近物。年彌盛而操修靡懈，德愈厚而譽望滋新。」庚寅八十，巡撫傅公、巡按黃公會題優禮老臣，復荷旨存問。時黃公復命，薦云：「三朝耆碩，百辟典型。溫問雖已新承，特恩允宜載錫。」傅公內召，薦云：「器識鼎彝，勛高衡鑒。去國表大臣風節，居鄉見前輩典型。沐恩存問，戴德難名。」